

英雄人物传说的民间故事集

水浒一百单八将外传

周宝忠◎编著

下

- 宋江有几个媳妇 □ 公孙胜酒后惹祸端 □ 恩施三家店
- 鲁智深少林学武艺 □ 秦超大战乌龙怪 □ 朱武巧断争妻案
- 萧让妙言赢官司 □ 邓飞抗寿粮 □ 孔明扎亮反上白虎山始末
- 金大坚巧计斗管官 □ 陈达少华山落草 □ 郑天寿的鸳鸯梦
- 宋清巧对娶佳丽 □ 丁得孙是如何当上副将的 □ 杜迁上梁山始末 □ 石勇装神汉 □ 时迁巧计免租粮 □ 施耐庵走访沧州

英雄人物传说的民间故事集

水浒一百单八将外传

周宝忠

下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侯健学坏

“七十二地煞星”中，有个“通臂猿”侯健，此人洪都人氏，生得黑瘦轻捷，做得一手好裁缝。不仅如此，侯健的武功也很好，他是“病大虫”薛永的徒弟。侯健在“智取无为军，活捉黄文炳”的过程中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这里，不说侯健上梁山后的情景，单说他从前“学坏”的一段往事。

且说侯健，经师三载，学得一手飞针走线的好手艺，就在城里开了一片裁缝铺，为别人裁做衣服。

开始两年还可以，后来渐渐地懒散了，做衣服怕吃苦，拿针线怕人说他“娘们儿活”。很是羡慕那些手拿黑红棍，到处坑蒙拐骗的无赖生活。觉得那样既不受累，又来钱快，时常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。自从结交了这些孬人后，再做活，就变着法儿地落布，或是拿人家冤大头，渐渐地侯健的名声臭了起来。

一天，侯健被城里钱布庄周掌柜请了去。周掌柜与侯健是好朋友，周家讲究的衣服差不多全由侯健来做。这次周掌柜相请侯健，是让他给做一件上顶讲究



的衣服。

周掌柜告诉他，新任府台大人是他的挚友，他要送他一件袍子。衣料自然是当时最名贵的。

侯健见说是给府台大人的礼物，自然不敢怠慢。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，来了个狮子大开口，手工费要五两银子。周掌柜愣怔了一下，还是答应了。周掌柜告诉侯健，府台大人的个头肥胖与他相差无几，只管按他身材量裁即可。侯健接了衣料，量好了尺寸，约好三日内完工，便回去仔仔细细地做起袍子来。

三天后，侯健如期完工，熨贴平整，折叠得仔仔细细。

不等来拿，便亲自送到了周府上。周掌柜展开袍子，看了又看，啧啧称赞。试穿时，突然发现袍袖腋下烫了个窟窿。大惊道：“啊哟！这是怎么搞的？这……一定是你不小心拿烙铁烧的！”

侯健如何会相信？急忙拿过来一看，顿时傻了眼：“这……咋会是这样呢？”心中叫苦不迭。要知道，发生类似事情，按规矩要赔偿的！如此名贵高级的衣料，自己怎么赔得起！他觉得此事跷蹊，可又不知跷蹊在什么地方。

再说周掌柜，见烧了他的袍子，顿时翻了脸，全没了往日的客气劲儿：“侯健，你可知这件袍子是给谁做的？你坏了我的衣料，耽误了我的大事，你说咋办吧？”



“这……”侯健反复翻看着这件袍子，无话可说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自认倒霉。表示愿意赔偿。

周掌柜说声“好”，算盘子一拨拉，要他赔偿纹银五十两。侯健明知这是借机敲诈，可又无可奈何。人家姓周的朋友当府台，岂是好惹的！

侯健让人狠宰了一刀，大骂周掌柜不得好死，拿刀子捅了他的心都有。回到店铺后，变卖了不少东西，又东借西凑，总算凑足了五十两纹银。可他从此便债台高筑，一贫如洗了。

侯健拿上银子来周府赔偿。暗暗咬牙，得机会非活宰了这个姓周的，以泄心头这股恶气。

周掌柜见侯健赔银来了，显得十分热情，重又换上了一副笑脸，连忙把侯健请到客厅里叙话。

侯健阴沉着脸，大步走进客厅，纹银“当啷”桌上一放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姓周的，以前我结交你，算我瞎了眼！五十两银子你点点，我可不会讹诈人！快给我袍子，咱们后会有期！”

周掌柜不急不恼，仍是那副笑咪咪的模样，摆摆手道：“不忙，不忙。侯师傅，你坐下，我有话对你说……”

侯健立着不坐，冷笑一声说：“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诈我五十两银子还不够吗？哼，少罗嗦，快拿袍子来！”

周掌柜没有去拿袍子，而是拿起了桌上那包纹银，手中掂了掂道：“小伙子，这回吃苦头了吧？挨



敲詐的滋味兒好受嗎？我就是讓你體驗體驗，尝尝這個滋味兒！”

侯健被周掌櫃這番話說愣了，大惑不解地問道：“你……你這是……”

周掌櫃“哼”一聲，這才道破天機。

原來，周掌櫃見侯健是個好小伙子，二人關係處得不錯。近來，他發現侯健變了，心思不往正路上使，而是結交匪類，盡干些傷天害理的事情，心里非常著急，長此下去侯健就要毀了！周掌櫃就想拉他一把，巧借做袍子，點化他一下。袍袖上的窟窿，是他在試穿時，趁侯健不注意，故意用香火頭燒的，以便借機“敲詐”他。目的是讓他尝尝挨敲詐的滋味兒——這番良苦用心，侯健咋會知道！

周掌櫃說破真情後，便將銀子原封不動地交到侯健手上。侯健如夢方醒，感動得熱淚盈眶。“扑嗵”就給周掌櫃磕了個響頭，他要好好謝謝這個天下第一號大好人。是他在自己的關鍵時刻挽救了自己。自己眼瞎心瞎，以前實在是錯怪了他……

周掌櫃連忙扶起侯健，囑他以後改過就是了。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？

從這，侯健改過了壞毛病，與周掌櫃的關係處得更好了。周掌櫃知他好習武術，就把自己的好友薛永介紹給他，並讓他拜了師父。



陈达少华山落草

“跳涧虎”陈达，身强力壮，性情粗鲁，使一杆丈二长枪，邳县无敌。梁山泊聚义前，他与神机军师朱武、白花蛇杨春，虎踞少华山麓，打家劫舍，除暴安良。这里不说朱武、杨春，单说陈达，他是怎样上山落草的呢？

陈达原是河南邳县城东关人。他的宅前是邳县有名的糠粮市。俗话说：靠山吃山。陈家没有寸田，全靠吃糠粮市过活。啥叫吃糠粮市呢？原来过去柴米杂粮不用秤称，而是用斗量。陈家父子就在集上管这事儿。也就是相当于后来的税桌子，负责给过秤，然后交纳管理费。过去不是这样，而是米入斗后，拿刮板在斗上刮一下，抹平，刮下的粮食归管事人。不过管这糠粮市也不是件容易事。一要德高望众，大伙信得过；二要会两手，以便维持市场秩序。陈达的爹爹陈大枪，武艺高强，陈达也从小跟爹爹学了一身好枪法。父子俩管理这糠粮市，给人方便，秉公办事，老百姓都信得过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开封府尹赵诚上任后，大舅子李一毛狗仗人势，见管糠粮市是个“红”，便想霸过去，



集集带着管家和一帮恶奴来捣乱，逼着人们去他那儿糶米糶粮。陈家被砸了饭碗，自然不干，就去找县官告状。这县官长着狗舌头，见这是巴结赵诚往上爬的好机会，自然胳膊肘儿不会往外拐。他把李一毛请来，二两“猴尿”一喝，嘴对耳朵一喳喳，定下了一条绝户计：如果陈家敢做，必然二虎伤一；如果不敢，正中下怀。于是传话给陈家，某天某日来大堂听候明断。

暗室亏心事，陈家当然不知。到了这天，父子俩一块进了大堂。一看这阵势，倒惊呆了。只见大堂中间架着口油锅，沸油滚滚，冒着青烟，眼看就要着了。一个衙役提来一只肥鸡，锅中一扔，“哧啦”一声，肥鸡立刻翻了上来。县官大堂高坐，手捋胡须，“唔”一声，笑眯眯点点头。

陈李两家两厢站立，听候大老爷明断。县官干咳一声说道：“陈李两家为争糠粮市，弄得满城风雨，本县秉以公心，青天明断……”说着，手指堂下油锅道：“你们两家谁能从这油锅里走过去，糠粮市就归谁，不然嘛，本县另委别人，休再争执。”

这一招确实厉害，陈家父子万没想到县官会这么断，一下子愣住了。李一毛好不得意，手摇鸳鸯扇，大摇大摆地走到陈达父子面前。鼠牙一龇，一阵嘿嘿干笑，挑逗道：“姓陈的，大老爷吩咐了，锅里走一趟吧，大爷我要看看炸大虾……”

陈达一听，火撞脑门，一把薅住了李一毛的脖领



子，狠狠地揪着，恨不得一口吞了这个恶棍。李一毛被勒得嗷嗷叫。陈达骂道：“你这无赖，欺人大甚，你先走一趟，爷爷也饱饱眼福！”说完，“当”一拳，把李一毛打了个仰八叉。大堂之上岂容放肆。县官如何肯依，惊堂木一拍，喝叫左右：“给我拿下了！”几个衙役如狼似虎扑了上来。这时，一直没说话的陈大枪跨前一步，说声“慢”，伸手拦住了衙役们。回头对县官说：“大老爷呀，青天在上，休怪小民莽撞，你这样断，着实不公啊！”

县官眼皮一翻说：“怎么不公？你想要鸡，又要恋蛋，哪有这等好事？走与不走，休再罗嗦！”陈大枪大喊冤枉，跪在地上，求大老爷开恩秉公而断。吃了锅铁黑了心的县官哪听这些？对陈大枪说：“休再罗嗦，既然你等惧死惜身，本县只好另委别人了。”说着，冲着李一毛的管家道：“来呀赵狗子，他们鹬蚌相争，你来渔利，本县委你代管了。”这实际上还是等于给了李一毛。赵管家说声“是”，跪倒磕头，连叫“青天”。李一毛得意洋洋，大拇指一挑，连小眼全笑没下。且官这样向潘灭杨，打鸡轰狗就是个木头橛子这会儿也骨碌骨碌。陈大枪气得脸色煞白，“呼”的一声站起来，冲着县官喝道：“你这混官，伤天害理，这样断，俺不服！”县官嘿嘿一笑道：“不服又怎样？本县言出如山，不然，你走油锅！”

常言说：火候不到水不开，逼不到劲上不杀人。陈大枪血往上撞，褂子一脱，“啪”一声摔在地上，



说：“你当爷爷不敢？俺要皱皱眉，不算真好汉！”说着，裤腿一挽，就往油锅走去。

陈达一看，“咽”一声扑过来，急忙拦住，说啥也不让爹爹去。陈大枪一把抓住儿子的肩膀，忍不住老泪横流：“孩子，祖宗上没给咱留下啥，只有这糠粮市，咱世代经管，不想被那小子霸占，咱不蒸（争）包子为口气，今个就是横着出去，也不能孬在这帮家伙手里！”说着，推开陈达，又往前走。陈达还是拦住，说啥要替爹爹去。陈大枪哪里依？一把推开儿子，头一昂，大踏步向通往油锅的木板走去。

人们一下子惊呆了。就连定这绝户计的县官和李一毛也没想到姓陈的真敢下油锅，两只眼不错珠地盯着，半张着大嘴，就连喘气儿也忘了。陈大枪走到锅沿上，停住了，轻蔑地看了眼这帮丑类，仰天一阵哈哈大笑。笑声虽不算高，却震得大堂嗡嗡直响。笑够了，“嗖”一把拽下腰带上的汗巾，嘴里一塞，眉毛一抖，向着滚烫的油锅走去……

几个衙役不忍观瞧，“啊”一声惊叫背过身去。陈达“呀”一声惨叫，疯了般扑了过去。这时陈大枪已从油锅里走过，重重的摔在地上，人事不醒。他的脸蜡黄蜡黄，满脸滚着豆大的汗珠。陈达心似油煎，捶胸顿足，哭倒在地。众衙役一看这情景，惊的面面相觑，呼啦啦围过来。只见陈大枪的一条腿已经炸糊，惨状不忍目睹。

县官如梦初醒，半天才醒过盹来，抹了把额上的



虚汗，惊叹一声，不得不把糠粮市断归陈家。可是事儿并不算完，李一毛就跟没这回事一样，每逢集上照样还是来霸市捣乱。陈达去找县官做主，县官哼哼哈哈，根本不理。直到这时，陈达才知上了大当。

家中无吃无喝，爹爹医伤无钱。难道就这样让人骑脖子拉屎？

难道爹爹就白白地残废了吗？陈达万般无奈，仰天长叹道：“你们真是往绝路上逼我啊！”

半年后的一天集上，陈大枪的腿稍能活动便拖着这条残腿来市上主持事务。乡亲们都知陈家冤枉，都围上来问长问短，并主动送他粮米，你一把，他一捧，一会儿的工夫，过斗的筐箩里就送满了。李一毛赶来，乱棍打散了乡亲们，腰一叉，冲着陈大枪一阵嘿嘿狞笑：“你这炸不死的老狗，那条腿又不想要了吧？”说着，头一摆，立刻上来几个恶奴，一人一把，就跟撒粪一样，把筐箩里的粮食给扬了一地。陈大枪忍无可忍，上前与李一毛评理。李一毛一副不屑的神态。两手交臂一抱，腿儿一颤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嘿嘿，有本事再告去。邳县的天姓李，地姓李，老爷想叫谁半夜死，他不敢活到天明。”说着驴脸一摆，眼露凶光，冲着恶奴们说：“来呀，先教训教训这个老杂毛！”几个恶奴应声扑来，不由分说，棍棒齐下，一顿拳打脚踢，把陈大枪打了个鼻青脸肿。陈大枪夺过一条棍，奋起还击，一棍打倒了一个。李一毛一看，哟，还真厉害！抄起根大棍，喊声：“上。”几



个恶奴又扑上来。陈大枪坐在地上，防了东顾不了西，李一毛瞅准空子，照着陈大枪的脑袋就是一棍，可怜陈大枪，一声惨叫，倒在了血泊中。

陈达闻讯赶来，已经晚了。他刚才是回家给人借口袋的，一看爹爹惨死在地上，“啊呀”一声暴叫，狂狮般扑上来，两枪刺倒两个恶奴，一把抓住正要逃跑的李一毛。杀父之仇，夺碗之恨，不共戴天！陈达钢牙咬碎，两眼喷火，一顿乱枪，扎烂了这个恶棍。陈达回转身来，扑到爹爹的身上嚎啕大哭。

这边出了命案，早有人报到了县衙。县官一听，这还了得！立刻亲自带人前来擒拿陈达。陈达痛不欲生，早把生死置之度外。见了县官，眼全红了。大叫一声，挺枪就刺。众捕快哪里抵挡得住？枉法的县官也死在了陈达的枪下。陈达连伤几条人命，无处安身，这才投奔了少华山。



杨春打鬼

“白花蛇”杨春，梁山泊聚义前，与神机军师朱武、跳涧虎陈达，少华山落草为王，杀富济贫，威震一方。你知杨春落草前是干什么的吗？他也是个靠打把式卖艺糊口的人。

杨春是蒲州解良县人，自幼随师学成了一身好功夫，手中的大杆刀，所向无敌，迫于生计，走上了卖艺生涯。

一天夜里，杨春急着去城里赶庙会占地盘，便起了个冒五更上了路。走到一个村口，只见一家屋里亮着灯，屋中传出女人的哭求声：“大仙啊，你饶了我吧，我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不能死啊……”

杨春听到这里，不由得一愣，心里话：“深更半夜的，是谁来逼人家去死呢？”出于好奇，便轻轻地走到了窗台下，借着破窗纸往里一看，心里不由得“咯噔”一下子。你道这是为何？原来屋中炕台下直挺挺立着个白衣白帽，嘴里伸出半尺红舌头的吊死鬼！吊死鬼手拿一个闪闪发光的圆东西，冲着炕上的女人直比划。炕上的女人拿着绳子套，摸摸左边的小子，又摸摸右边的闺女，一边哭，一边央求。



吊死鬼却不听她央求，不住地催促：“死了好，死了好，死了能上西天成神仙。”

这女人就像中了魔症似的，慢慢地起身，将头钻进绳子套里这一幕，早激恼了窗外英雄杨春！只听他大喝一声，“当”一脚踹开屋门闯进屋去，手中大杆刀一顺，照着吊死鬼就是一刀。

这吊死鬼眼看大功告成，万没想到这时会有人闯进来，听到喝叫，又见大刀砍来，慌忙跳上炕，怀中一摸，只听“咻啦”一声，顿见一团火球升起，照着杨春打去。

杨春由生以来，第一次见到鬼，与鬼拼斗，更是第一次，心中难免也有些慌。见火球打来，急忙相躲，火球落到了地上。此时杨春也顾不得害怕了，手中大杆刀翻个花儿，“唔”一声照着吊死鬼又是一刀。

看来这吊死鬼也怕死，“扑”一口吹灭了灯，一脚踹烂窗棂，跳窗逃去，杨春的这一刀又没砍上。

见吊死鬼踹窗逃走，杨春心中有底。这个吊死鬼，定然是人无疑！追！杨春拖刀追去，没跑几步，便将吊死鬼逮住了。这家伙不住地磕头求饶。白衣白帽红舌头是特意化妆的。

杨春将这家伙捉进屋里。此时经过刚才那番打斗，熟睡的孩子已被惊醒，哇哇直哭。那妇人似乎也清醒了，搂着一双儿女啼哭不止。

杨春怒不可遏，喝问这家伙为何装神弄鬼害人性命？

装鬼的家伙有三十多岁，见杨春的大刀架在脖子上，早已吓破了胆，不得不吐露了实情：

原来这人姓刘，东村人氏，做着粮食生意。不久前，这妇人的男人除了他一担米，他几次上门讨要，非但不给，还挨了一顿打，遂怀恨在心，一直寻机报复。

他听人说，西山有个老道，会传授邪术，于是便上山学了来，实施报复。

这种邪术，实际上是一种迷魂术。就是用一种特制的香，将人熏昏，被熏的人，神志不清，任人摆布。

这天也是赶巧，这妇人的丈夫不在家。姓刘的买卖人经过几天的苦心准备，前来报复，结果没遇着当事人。他就把这股怒火转嫁到他妻子身上，就想弄死他的妻子，以泄心头这股恶气。不想，竟然撞在了好汉杨春手里！

杨春听完诉说，半信半疑，就问啼哭的妇人是不是这么回事。妇人连连点点头。杨春叹口气，对姓刘的生意人道：“这一家就是有千不对，万不对，也不该要人性命啊！你这么做，实在是太过分了！”姓刘的生意人连连点头，表示知错了。

杨春想了想，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串钱，扔在了地上：“这点钱虽说少了些，拿去顶债吧！这一家也实在是穷得够呛，不然，谁会赖帐不还呢！”

姓刘的生意人见杨春不杀他，还替人还债，很感

过意不去，如何肯要这串钱？给杨春磕个头，起身就要走。

杨春喊住了他：“等等，我有一事不明，请告诉我。刚才你怀中发火的东西是个啥玩艺儿？”

“唉，其实我也不知是个啥玩艺儿，那是西山老道给的。他还给了这个板儿，遇有紧急情况，只要在这块板儿上使劲一擦，这玩艺儿就冒火。你看……”说着，生意人解开怀，让杨春观看怀中的板儿，杨春看后，连连称奇。

就这样，一场精心策划的报复杀人之计被破解了。“杨春打鬼救人命”的故事，从此也在当地流传开去。





郑天寿的鸳鸯梦

“白面郎君”郑天寿，上梁山前，曾做过一场鸳鸯梦，说来可悲叫叹！

郑天寿家住苏州城外五里营，小伙子生得唇红齿白，容貌俏丽，宛若玉面仙女。

一天，郑天寿溪边涮笔，不慎手绢失落，左寻右找，不见踪影。正自着急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手绢丢落眼前。再看手绢里面，包着一只玉镯。抬头一看，只见一只官船擦身而过，船头之上，立着一位红衣少女，瞅着他，“吃吃”暗笑。手帕和玉镯正是她扔过来的。

这个姑娘叫左红莲，随父卸任还乡，途经此地，栓船小憩，拾到这方手绢。姑娘见这白面书生左寻右找，这才抛绢送还。

郑天寿捧着手绢和玉镯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船上这位红衣少女，见她长得如此婀娜秀丽，顿生爱慕之情。姑娘被他瞅得不好意思起来，垂首低眸，躲到船仓去了。

姑娘随船走后，郑天寿心里也走了味儿，暗想：一定是这姑娘见我俊秀，这才抛玉镯约我，权当定情